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主 编：王炳华 杜根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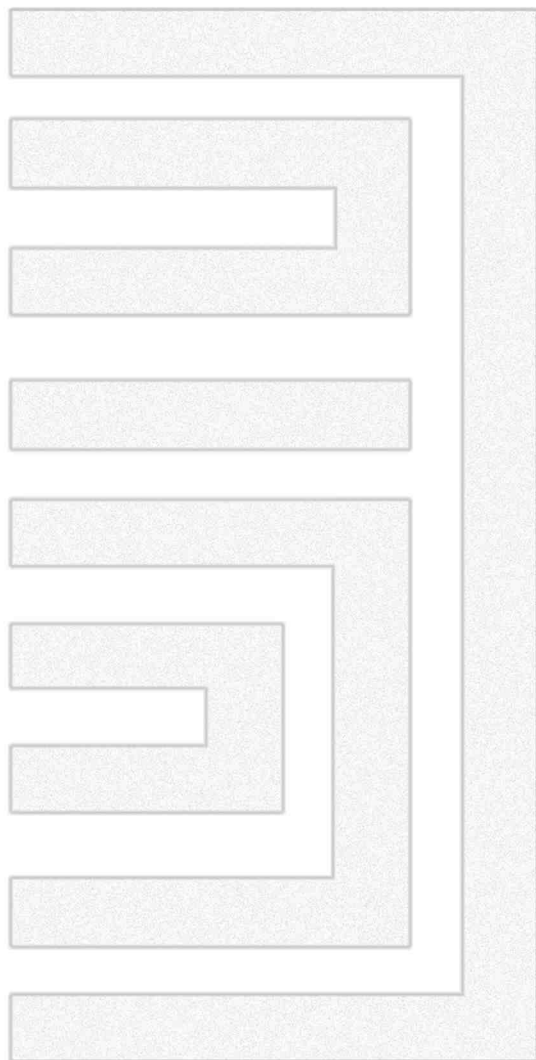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
(续)

1990—1996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This book collects sixty-two pieces of essay about the field work, represents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excavation,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in Xinjiang during 1990 - 1996. They are not only a review of work hard by Xinjiang archaeologists since the 1990s, but also the basic data for the study on the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es of Xinjiang as well as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book is compiled a series with the Xinjiang Archaeology of Thirty Years and the New Achievements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Xinjiang during 1979 - 1989. It is fit for the professional research workers majored in different fields as archaeology, ethn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etc. It can also satisfied the special appetite of some amateurs of antiques and tourists.



自治区干部培训





本书出版得到
梅维恒(V. H. Mair)教授的资助

K872.45
(W)2
XT0-0075163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

(续)

1990~199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编

主编 王炳华
杜根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5163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7



目 录

新疆考古文化与研究(代序)	王中俊(1)
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考古	王炳华(3)
文物考古研究与新疆博物馆的发展	杜根成(11)
富蕴县喀拉布勒官恐龙化石清理简报	(15)
吐鲁番盆地的一具巨犀化石骨架	(18)
吐鲁番盆地交河故城沟西台地旧石器地点	(29)
克里雅河上游地区新发现的两处石器地点	(44)
阿尔金山细石器	(57)
准噶尔盆地东部两处细石器遗址	(63)
木垒县伊尔卡巴克细石器遗存调查与探讨	(71)
克拉玛依市细石器遗存	(81)
额尔齐斯河畔的石器遗存及其类型学研究	(91)
1990~1995年新疆境内的旧石器调查工作与收获	(102)
哈密五堡墓地 151、152 号墓葬	(110)
哈密寒气沟墓地发掘简报	(120)
哈密—巴里坤公路改线考古调查	(127)
阿拉沟竖穴木棺墓清理简报	(135)
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	(138)

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	(150)
托克逊博斯坦墓群清理简报	(171)
和静县察吾呼沟一号墓地	(174)
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	(224)
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	(233)
和静县察吾呼沟三号墓地发掘简报	(242)
和静县察吾呼沟五号墓地发掘简报	(260)
和静县察吾呼沟西一座被破坏墓葬的清理	(276)
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	(281)
天山裕勒都斯河谷的古代墓葬	(303)
楼兰古墓地发掘简况	(310)
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	(313)
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 1989 年清理简报	(325)
且末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	(338)
伊犁河谷新发现的古城堡及相关遗迹(上)	(348)
伊犁河谷新发现的古城堡及相关遗迹(下)	(357)
伊犁河谷新发现的大型铜器及其有关问题	(363)
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	(371)
托里县萨孜村古墓葬	(386)
1995 年乌苏县巴音沟牧场安集海村古墓葬发掘报告	(392)
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	(402)
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	(411)
阜康市南泉“胡须”墓	(414)
阜康市阜北农场基建队古遗存调查	(418)
石河子市古墓	(428)
乌鲁木齐板房沟新发现的两批铜器	(437)
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发掘简报	(440)
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	(451)
1991 年尼雅遗址调查简报	(458)
尼雅考古新收获	(477)

于田县玛坚勒克遗址调查简报	(490)
克里雅河下游喀拉墩遗址调查	(496)
克里雅河末端古遗址踏察简记及有关问题	(513)
安迪尔遗址考察	(518)
墨玉县扎瓦遗址	(535)
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	(543)
若羌县“石头城”勘查记	(555)
轮台县文物调查	(558)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360 号墓出土文书	(577)
1986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	(585)
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	(599)
吐鲁番采坎古墓群清理简报	(604)
1994 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	(610)
1995 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	(619)
1989 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	(639)
1990 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	(665)
近年来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	(716)
附录：	
一、1990~1996 年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一览	万立 辑录(726)
二、1990~1996 年新疆考古调查、发掘记事	赵静 编撰(747)
三、1990~1996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资料题录	邱陵 辑录(754)
后记	邱陵 (782)

新疆考古文化与研究(代序)

王中俊

面对世纪之交的变幻风云,经济文化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国内外学者对于新疆考古文化研究的关注与期望值日益升高。这无疑是对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鞭策,同时也加重了我们的历史责任与深沉思考。

新疆考古文化,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新疆又正处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域,因此又独具风采与学术魅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倡言:“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在这条古代沟通东西方商贸大道的沿途,有众多的国家、民族都依赖着这条生命线繁衍生息。由于经济的交流,也导致文化、信息、宗教的传播、渗透、融合;当然,古代中亚始终是民族大迁徙的走廊,各民族之间的征战、迁徙、兴衰就构成了壮丽多采的历史画卷;各民族在创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汲取许多外来文化的精粹,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孕育着这个地域特有的历史文明。因此,对新疆考古文化的研究,在中国,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及在中亚史、丝绸之路史乃至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和价值。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保存下来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城、石窟寺和岩画等文物资源。这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就曾引起外国不少“探险家”的注意,使新疆的文物宝藏遭到劫掠与破坏。建国以后的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则是在老一辈考古学家艰苦开拓的业绩上,又付出了艰苦努力,在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广袤大地上,为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各绿洲、吐鲁番盆地、伊犁河流域及天山以北的广阔草原,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为深化和拓宽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实的资料信息。

进入8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春天。为了对新疆古代文明取得更明晰的认识,近年来,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又继往开来,通过对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墓地之连续考古发掘,对天山、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地岩画的调查,并通过中外合作项目,对尼雅遗址、克里雅喀拉墩遗址、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牙通古斯河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对塔克拉玛干综合科学考察中之考古课题的探索等,此外,还进一步从纵向历史断代和横向区域考古研究的结合上,从联系、比较、分析、综合的研究上,从新技术手段的借鉴和多学科合作的学术研究上,探索新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军事等社会生活面貌,以求达到一个更为全面明晰的认识和升华。

当前,改革开放,稳定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主旋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的战略,为新疆的繁荣富裕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难得的大背景下,可以见到新疆考古学发展新时代的曙光,其光照的特征与内涵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新疆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开放的学术风气,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思想,刻苦勤奋的敬业精神,造就一批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跨世纪的考古学家。同时要认真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事业“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并认真组织实施。力求在新疆文物事业发展40年的基础上,找到新的起点,形成新的共识,确定新的举措,谋划可行方案,使新疆文物事业的发展逐步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葆有活力,不断延展。同时,要切实加强文物的研究、展示与宣传的综合效能,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作用,让祖国新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维护祖国统一,振奋民族精神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起到深沉而持久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我想,没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社会和民族,终究是飘浮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水平,也都以历史和文化为依托。确信曾有过辉煌历史文化的中国新疆,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伟业中,今日新疆考古文化研究也还将结出风采独具的丰硕果实。

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考古

王炳华

新疆文物考古资料,在研究古代新疆地区史、民族史、西域文明史、中亚地区文明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期,一大批西方探险者进入新疆,并不断报导他们所见古迹、获取之文物。此后,学术界对新疆古代文明的研究迭起高潮。30年代以后,这一田野考察及研究热潮虽渐趋沉寂,但西方学术界在中亚、西域古代文化研究中近乎垄断的地位,成了人们不争的事实。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学者从事新疆考古、西域古代文明研究,除黄文弼先生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外,几乎没有另外的著述。而英、法、德、日文字出版的有关考古考察报导、出土文物报告及相关研究却连篇累牍。它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地位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这是让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感不平、决心要改变的一种不正常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但文物考古工作还是被放在了一个适当的位置上。50年代开始,在新疆,先后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新疆博物馆,196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考古研究所(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虽人力有限,专业研究力量十分薄弱,但还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陆续展开了文物调查,少量的考古发掘。这一阶段,工作成果虽少,研究也不深,却显示着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变化:在新疆大地,有了第一批对这里的土地、山川、人民、历史文化更深切了解的、来自祖国各地包括本地区各民族的专业队伍,他们一旦走上新疆文物考古的历史舞台,终将会成为新疆文物考古战线上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有着更多的优势条件以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本质的揭示古代新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真缔。

半个世纪的岁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五六十年代在新疆文物考古战线上筚路蓝缕、开拓前进的人们,目前已大都退出了工作的第一线。少数同志甚至已经告别了他们曾深深眷恋、为之奉献一切的文物考古事业。但他们的努力、功劳已经与蓬勃发展中的新疆文物考古事业凝结在了一起,与新疆考古历史共存。因为他

们的努力,新疆文物考古工作,不仅完全刷新了 30 年代西方学者在有限几个点上的工作,并大概把握了自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起直至明清时期,全疆各地主要文物考古遗存的基本面貌,就是在西方学者曾取得重大成果的尼雅、喀拉墩、楼兰、吐鲁番、脱库孜萨来等重要遗址,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工作,在不少遗址点,如尼雅、克里雅、楼兰等,更取得了远远超过西方学者当年达到的认识水平。至于曾是考古文化空白地带的广大北疆地区,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文化遗址点,对塞人、乌孙、匈奴、突厥、回鹘等古代民族考古文化都进行了相当的调查、发掘、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科学论断,填补了空白。

最近,在乌鲁木齐见到一位来访的意大利青年学者,她以西域古代文化为自己的研究事业,见面中,谈到她工作中最大的苦恼之一,就是十分难于见到有关新疆文物考古的新资料。这一苦恼也是在欧洲、日本、韩国、美国汉学、中亚研究学界,不时可以听到的。它清楚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与 30 年代有了根本不同,目前,研究西域再局限于汉文史料、西方学者 30 年代前后完成的一些大部头的考古报告,已经不成了;目前,要研究西域文明,这几十年主要由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取得的成果,所完成的报告,是一批更重要的不能或缺的资料,离开它们,任何重要的研究都将不能进行,即或进行,也会无法终卷。这对我们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安慰。虽然,限于种种条件,我们的成果有限,许多应该做得更好的工作还不尽如人意;一些早应完成报告的田野工作成果也未能及时完成、付梓。但即使如此,不论从空间范围、还是从时间跨度看,我们在这四五十年中完成的工作,确实是国内外研究古代西域、中亚考古的学者们不能忽视的。这是新疆文物考古战线上广大工作人员的辛劳得到国际学术界尊重、认可的有力说明。

意大利同行的感慨引发我们的第二个思考是:为了推进西域古代文明的研究,不论对中国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我们确有责任把资料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为学术界同行多尽一点可能的义务。这要求既把田野工作资料尽最大努力早日形成科学报告,尽快公布于世;而已经初步完成的简报、论文,资料虽很重要,却因为大多发表在《新疆文物》这一内部刊物上,未在国内外正式公开发行,而不能不极大局限学术界的使用,因之,应尽力设法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使国内外同行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认识、使用新疆文物考古资料。这些年中,我们先后编辑并正式出版《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及这册《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目的就在于此。

二

新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古代居民不仅有蒙古人种,而且有白色人种。至于民族,更是繁多:塞人、羌人、月氏、乌孙、匈奴、乌揭、秦人、汉人、鲜卑、铁勒、柔然、哒、

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等，难以尽数。这些古代民族，曾是当年中亚大地广阔舞台上纵横驰骋的英雄，如以今天的国界去看，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是跨境而居的民族。现在，研究他们的考古文化，自然就成了相关国家学术界的共同课题。这类课题，名符其实，具有国际性。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新疆与中亚广大地区一样，是沙皇俄国与英帝国主义为主的西方大国逐鹿竞争的场所。考古调查、发掘，是这些西方大国进行殖民扩张活动中十分方便进行而且也确实大量进行过的工作项目。在这一历史阶段，如英国学者A.斯坦因、法国学者伯希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及勒柯克、俄国学者科兹洛夫及普尔热瓦斯基、日本学者大谷光瑞和桔瑞超等等，都曾先后多次在新疆进行工作，挖取、搜集了大量文物，包括相当多的古代语言文字，如佉卢文、梵文、吐火罗文、古和田文、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汉文文献等等，除一定数量的佛教经典外，还涉及多方面的世俗生活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问题，历史价值重大。大量佛教塑像、壁画，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域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也可籍此窥见希腊、波斯、印度艺术与华夏古代艺术的接触、碰撞，彼此互相吸收、交融。佛教文明远布其影响于东亚韩国、日本，与西域关系也至为密切。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此相关的国家，不论是欧洲如法、德、英，还是东方的日本、韩国，均成长起一大批研究西域古代民族、语言、文字、艺术、宗教、丝绸之路等各方面的专家。他们代有传人，形成研究群体，学有专长，业有专攻，对古代西域文化有相当精深的素养。尤其在古代民族语言文字、佛教艺术等领域，其成果，均不能等闲视之。这些国家中许多尽毕生精力于西域文明研究的学者，视野广阔，不仅关注新疆，而且对新疆周邻地区的相关考古文化资料也尽力进行调查、考察，因而比较了解、熟悉，经过这样的准备，他们在面对新疆考古文化研究时，往往可以从另一些角度提出见解，这对新疆考古、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无疑是十分积极的因素。

从这两方面去观察，可以这样说，较之国内其他省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具有更鲜明的国际性特点。

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支持下，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积极进行与国外考古学界合作，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在对外合作项目中，与法国研究中心315研究组、日本早稻田大学丝绸之路调查研究中心、日本佛教大学尼雅研究机构的合作，居于主要地位。

法国研究中心315研究组，是法国考古界从事中亚考古研究的一个研究集体。他们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等地区，有过长期工作，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研究。315研究组的皮埃尔·让戴勒教授、亨利·保罗·法兰克福教授及柯琳娜·德伯娜·法兰克福博士等人，曾与我们合作在哈密

地区、喀什地区进行过调查,最后选定在和田克里雅河流域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他们对沙漠考古,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克里雅河流域合作进行的考古调查,也是一种新的组织、工作模式。野外工作前,首先通过卫星图片资料对克里雅河流域进行比较全面的地形地貌研究。通过图片,明确在目前的克里雅河水系之西,已经沉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还曾有过两条古老的克里雅河道,它们自西向东逐渐变移,因此,逻辑上可以结论,寻求克里雅河水系这一地理单元内的古代人类遗址,不仅要在目前克里雅河水系内工作,而且必须要进入克里雅河古道内,在其左右河谷台地、尾间地段的三角洲地带详作踏查,才可望取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化概念,进而对这一地理单元内的人类活动、遗址变迁得到相对清晰的认识。

据图片信息进入沙漠腹地工作,完全凭籍考古队自己准备的卫星定位仪进行导航、测点。在认真判读图片,觅求到异常的、可能是人类活动遗址的信息后,使用沙漠车、骆驼,甚至步行,在卫星定位仪的引导下,进入遗址点,这较我们传统的考古调查,是一个全新的方法。

多年的持续工作,对克里雅河水系内的古代人类遗址目前已得到比较清楚的概念,在最早的克里雅河尾间地带,发现了一座可能早到战国时期的古代城市、城郊有不少墓葬,发现了多量文化遗物。

这种沙漠考古,要求一种多学科的组织形式:遥感、地形地貌、沙漠、测量、水文地理、生物、考古等学科的学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单纯的考古学者,将无法独立完成有关任务。单纯考古学,即使可以找到并进入古代遗址,也不能完全获取应该得到的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

这里稍举一例,就在克里雅考古过程中,曾经将喀拉墩遗址内的沙漠微粒进行室内分析,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有关沙粒并不是如传统观念上的风沙堆积,而是由水搬运过来的沉积物。风成、水成沙,在微观世界中形态并不相同。举一反三,如这样的研究手段、方法,在新疆考古所必须面对的沙漠考古课题中,是十分要紧的。

日本早稻田大学“丝绸之路调查研究中心”里的长泽和俊教授、樱井清彦教授、大桥一章教授、冈内三真教授等,在日本历史、考古、佛教艺术领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在新疆文物考古所与早稻田大学近十年的合作工作中,我们对新疆境内传统观念上的几条丝绸之路古道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在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帕米尔高原、天山北麓至塔城、伊犁河流域,都留下了我们共同工作的足迹。在相当仔细进行面上调查的基础上,又选择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进行发掘(中方发掘,日方参观,共同分析完成研究报告)。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活动、开发、建设的地区。在吐鲁番盆地的开发建设中,车师、匈奴、汉、回鹘等族,都曾有过很重要的贡献,我们希望通过在交河沟西有限的一点发掘,能对文献上显示的这一历史梗概提供更丰满

的、多方面的资料。这一项目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果。时代早到西汉的竖穴土坑墓内,出土了星云纹铜镜、西汉五铢钱、金冠、金带饰、腕饰等,后者显示了浓烈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点。工作中我们使用了高空气球摄影,使用了磁性探测仪,整个基地的全面测图,也是新疆考古中少见的成果。

与日本佛教大学尼雅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尼雅调查发掘,持续时间长、工作规模大。不仅对传统概念上的汉—晋尼雅精绝故址进行了空前细致的踏查,发现150多处文化遗存,而且对整个尼雅河水系这一地理单元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在昆仑山前;青铜时代,人们进入了沙漠深处古尼雅河尾间地段,随历史发展,人口增加,人们的居住地又逐步向河流上游推进。在精绝故址内,还发掘了一些居住遗址、多座精绝上层贵族的墓葬,保存完好的大量汉—晋时期丝、毛、棉织物,是尼雅考古中的空前收获,为人们认识汉属精绝王国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面貌,精绝王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周邻地区的关系,汉—晋时期丝路南道路线及历史时期的变迁,都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大量考古资料比较有力的揭示,晋代精绝之废弃,主要是人类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不是沙漠环境的影响。这对我们组织沙漠考古的重要目的:不仅研究考古文化自身,而且要通过考古手段注重研究古代沙漠绿洲变化的内在成因,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沙漠考古涉及面广,工作用费十分巨大,因为每年工作时间相当局限,所以工作周期较之一般遗址考古要长,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解决。

此外,我们还与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斯德哥尔摩大学斯德福·罗森教授为首的瑞典朋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牙通古斯河水系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它如美国、韩国、巴基斯坦、前苏联等国的学者,对在新疆地区合作进行古代人种、古代文化研究,也都表现出相当浓烈的兴趣。

通过已经实现的合作,有力推进了沙漠考古实践,培养了年轻的专业考古人才,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改善了田野工作条件及室内研究条件,这些,对新疆文物考古事业未来更进一步发展,无疑都是十分有利的。

三

1990至1996年,是新疆文物考古战线发展较快,收获较为丰硕的阶段。

这一阶段中,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除前述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考古研究外,随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配合基建进行的考古调查、清理发掘也显著增加。塔里木盆地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考古所随队进行文物监护,不少过去不可能进入的沙漠遗址,得有可能进行了调查,如在且末县北沙漠深处寻找且末故

城、进入策勒县北丹丹乌里克废墟、安迪尔古城周围沙漠调查都是在这一机缘下才得以实现的。它如高等级公路、兰新铁路复线工程等也都是既给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增加了压力,但也给文物考古工作之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配合基建做好工作的同时,为填补新疆考古文化时代、地域上的空白,改变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较全国兄弟省区相对滞后的局面,在国家文物局的积极支持下,也安排了一些考古项目,如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调查、中天山和静察吾呼沟古墓地的发掘、研究等,也都有较好的收获。

新疆周邻地区,大都见到了旧石器时代遗存。填补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近年一直是新疆考古工作中关注的问题。90年代初新疆考古工作者参与了中科院古脊椎所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作在昆仑山北麓进行的旧石器专题调查;继后,又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进行了旧石器专题调查,配合交河故城维修工程,在故城沟西晚更新世地层内进行了调查。多年的工作,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上,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不仅是指在交河沟西晚更新世地层内采集到了镐形石器及打制石片,还在地表采集到风格同样原始的打制石器近二百件。从理论及打制工艺角度分析,将其归纳为石叶一端刮器类型。判定为是与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致相当的文化遗存。以之为准,进一步检视在过去归纳为细石器文化类型的遗址,如柴窝堡细石器遗址等,主要遗物也是石叶一端刮器类型,通过研究,也将之纳入旧石器晚期文化范畴。这在新疆细石器文化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关于新疆早期考古文化遗存中所见大量细石器遗址,针对目前视其部分遗存为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表现的观点,有人提出一种新概念:自全新世初期末次冰川以后,延续至金属工具大量使用为止,据现有考古资料,新疆地区的早期文化遗存表现为以非几何形细石器为主体,兼有部分打制石器,经济生活类型还是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经济的继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文化发展阶段,可名此为“细石器时代”。并进一步认为从目前已有考古资料出发,可将新疆境内考古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金属时代。这一新的理论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实践的验证。但它对于推进新疆细石器遗址的深入研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持续多年的和静察吾呼沟墓地发掘,完成在80年代后期。而其整理分析、编撰报告则完成在90年代。在新疆考古工作中,这是一件较大的工程。墓地位于中部天山南麓今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境内,东西绵延近10公里,先后发掘墓葬达600座,出土文物近5000多件,清楚表现了游牧经济为主体与部分农业经济相结合的经济生活模式,时代早可到公元前一千年前,晚到两汉。通过对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综合整理,可以区别为四期六段,时代早晚有序,器物组合、形制特征演化、发展规律清晰可循。它是新疆境内据类型学方法认真分析整理的第一区大型墓葬遗存,通过对察吾呼沟墓地的发掘、整理、研究,对焉耆盆地、轮台、和静、和硕这片地区内,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前期考古

文化发展序列,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这是前述地区内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建设中完成的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对新疆地区考古文化建设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新疆,这40多年中,考古工作做得不少,但报告大都未能及时完成。其中一些项目,如50年代末即展开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更是硕果累累,为国内外所关注。但报告整理滞后,至今不能问世,使学术界对整个墓地无法得到比较完整清晰的概念,即为典型一例。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主观上抓得不紧,决心不大还是最根本的一环。和静察吾呼沟的发掘报告,在田野工作结束后坚持抓紧不放,报告不终卷,不安排新的野外任务,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吐鲁番地区,90年代,同样是野外工作完成较多的一个地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交河故城保护维修工程为契机,进行了交河城全面调查测图,部分民居、寺院、古井、东西门道清理,故城沟北墓地发掘,这些项目,均取得不少科学资料;此外,中、日合作在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之调查、发掘;火焰山中苏巴什沟及洋海墓地、其它如在阿斯塔那、托克逊县博斯坦沟、艾丁湖等地的零星发掘等,均为人们深入认识吐鲁番地区考古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自50年代起至70年代基本结束的多次阿斯塔那墓地发掘,为人们认识高昌郡、高昌国至唐代西州时期的吐鲁番盆地考古,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但对两汉时期或汉代以前及唐代以后相关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因工作得很少,人们还难以形成清楚的概念。交河沟北竖穴土坑、竖穴偏室墓;交河沟西竖穴土坑墓,鄯善县苏巴什沟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及相关建筑遗址,洋海被盗的大批竖穴土坑墓,托克逊县博斯坦竖穴土坑墓等墓葬遗址的发掘清理,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全新的素材。它们时代早到西汉,更早可及西汉以前,墓葬形制及文化遗物具有共同特征,早晚发展线索也比较清楚。进一步整理研究,对我们认识吐鲁番盆地内车师、匈奴文化及其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90年代吐鲁番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目前,紧迫的问题是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以此为契机,吐鲁番早期考古文化,可望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

90年代新疆考古,还有一项值得强调一说的成果,这就是沙漠考古工作的陆续展开。配合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开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石油部等单位联合组织实施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多学科综合考察,但最初没有考古。宋健同志听取汇报中指出,更深入了解塔里木盆地古代遗址的兴废,必须将考古学者列身这一综合考察项目之中。根据这一指示精神,80年代末、90年代新疆考古学者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了这一工作。调查考察地域不仅及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自若羌、且末至民丰安迪尔、尼雅,于田喀拉墩、策勒达玛沟及丹丹乌里克、洛浦阿克苏比尔、热瓦克、墨玉扎瓦、皮山以东沙漠以及轮台南盐渍荒漠、新和沙雅荒漠等地,分析了许多古代人类居址,其中不少遗址点是新的发现,工作过程中,考古学者与沙漠、地理、水文、生物、气象等不同学科的学